

# 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建築

## RATIONALISM AND ROMANTICISM IN ARCHITECTURE

Wojciech G. Lesnikowski原著 Lin, YeuZhuang編譯

### 第14章 現代建築運動

"沒有什麼比堅持一個原則，然後拒絕承認其所有後果更危險的了。

"-Viollet-le-Duc

#### 國際風格The International Style

"國際風格"一詞是亨利·希區柯克(Henry R. Hitchcock)和菲力浦·詹森(Philip Johnson)在1932年在美国出版的同名書中創造的。希區柯克和詹森的書是另一個為學術和專業目的向美國引進"現成"風格的例子，因此可能作為一種狹隘的做法在歐洲引起注意。然而，在新風格被描述並提供給消費者的建築環境中，它是成功的。

當我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們意識到這本書的內容是針對現成的產品的，沒有說明它的起源和它真正的歐洲含義；因此它的重點主要是物理的。它描述了產品，忘記了產品背後的精神狀態。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助長了歐洲現代精英們對現代建築風格的不公正解讀，認為這是一種主要形式主義的做法；它沒有促進人們對美國這一運動有更深刻的理解。

希區柯克和詹森所做的可以與工業包裝或壓縮過程相比較，因此最終的結果是對現代建築所包含的內容的清晰描述。這本書通過提供一些可供效仿的例子，消除了歐洲創造性的現代複雜性，在美國不斷尋求自信的過程中，它最終成為了一本教科書。但希區柯克在1966年同一本書的新版序言中表示，他先前關於現代建築教條、統一和國際方面的結論可能是不真實的。事實上，大約在這一次，他注意到，這一運動的創始人自己，如柯比意，已經離開了他們最初狹隘的綱領性假設。他還可能注意到，古老的浪漫主義和有機運動即將復興，例如德克勒克、哈林和伯姆的建築突然獲得了巨大的人氣，即使這種建築被現代建築的奠基人譴責為頹廢。因此，他得出了一個新的結論，也許現代運動畢竟只是一種個人主義運動，儘管並非沒有某種更廣泛的內容。

現代運動是像希區柯克後來所想的那樣靈活，還是真的要嚴格地國際化？事實上，現代運動具有決定論和個人主義的雙重性質。這場運動所產生的不同的建築學結果並不意味著它沒有教條主義。畢竟，現代建築作為一種教條，從莫斯科到里斯本遍佈歐洲大陸，但難怪人們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對其做出了多樣化的解釋。建築師個人的能力也與結果有很大關係。希區柯克和詹森是在學術淡漠的情況下寫下他們的觀點的，與歐洲建築師對"過去的頹廢"的回答所處的現實幾乎沒有關係。作為他們深刻的人為性的例證，可以作為菲力浦·詹森在戰爭之前相當右傾的政治觀點的例子，它指向了與左傾現代運動創始人相反的視野。即使是密斯在智力上也與詹森的政治地位沒有什麼關係。從這個角度看，現代運動不是寬容的、開放的、個人主義的。我們在這裡談到這場運動的政治方面，瞭解這場運動需要對歐洲文化歷史及其政治背景有一定的瞭解。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導致這場建築運動的原因，以完成這幅圖。

現代建築開始成為一種後世界的風格。第一次戰爭。戰爭開始的這段時期充滿了與 19 世紀資本主義遺產有關的社會問題；擁擠的工業城市充斥著貧民窟、社會苦難和無節制的增長，這些問題深入到普遍沒有準備好的社會，造成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巨大裂痕。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導致了德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的專制貴族政府體系的全面崩潰。戰爭把歐洲變成了一場巨大的動亂。新的獨立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出現了。俄羅斯、匈牙利和德國發生了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新的社會意識的覺醒，要求政治和社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要求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新的經濟體制、更多的工作、更多的住房、更多的保障、更多的民主。

面對這樣的轉換，體系結構不能保持孤立和中立。為了生存下來作為一個可行的職業，它必須以激進的方式從 19 世紀的手工藝轉變為完全的工業地位。它必須制定出新的建築模型和類型，以適應新的巨大的社會需求。新建築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擺脫十九世紀的折衷傳統。我們緊隨著十九世紀痛苦的現代建築思想的誕生而來，這種思想是在沒有二十世紀強大的社會綱領的情況下產生的。

最初的建築師轉向了未來主義的熱情。社會進步和拯救通常與工業生產聯繫在一起，機器被譽為民主的象徵，事實上是人道主義的象徵。歷史的靈魂是為了物質進步而犧牲的。建築師將機器的形象合理化，轉化為建築功能和形式的美。抽象藝術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它超越了文化、習俗、人及其特定的依戀、文明、傳統情感、個性和既定道德。抽象風格有助於藝術的非個性化，因此它沒有暗示任何存在的靈魂。很多人支持這門藝術是因為他們以前的社會狀況，為了達到頂峰。他們希望消滅主觀性，回應被視為國際幽靈的客觀性。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利用歐洲巨大的鬥爭和衝突時，生活在一種永遠歡欣鼓舞、幾乎精神錯亂的狀態中。

在歷史和舊道德的廢墟上，建築師們構想了一個新人類的願景，他們將這些新人類融入他們的幻想計畫中。當然，這些人是純潔的、勤奮的、有紀律的、沒有自我的、願意為普遍的利益而工作，不願意被瑣碎的、個別的事情所困擾。他們和政治領袖們一起提出理論，認為人性可以被改造和適應由有遠見的知識份子或熱情的無政府主義者創造的全新的文化和政治現實。柯比意在他的《邁向新建築》一書中說，有必要對人們進行培訓，使他們能夠在他的住房計畫中存在，當然這是一個不小的聲明！因此，他們首先產生了意識形態，然後希望人們以感激之情回應它，但同時他們也承認有必要改變人們。人們普遍認為，為了共同利益，必須實行一種思想體系。伏爾泰曾經說過："如果上帝不存在，人類就有必要創造他。"沒有上帝或堅定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有社會秩序和社會凝聚力。因此，儘管是不可知論的，建築師與宗教狂熱的勞動。

在熱衷於變革和運動的充滿活力的社會中，他們看到了拯救，因此他們挑戰了舊的歷史靜力學，摧毀了使他們想起舊政權的等級制度，並將環境投入到一種變化的狀態中。隨著機械抽象性的發現，他們不斷地在建築實驗室裡設計建築，以便工業化生產，在拔除建築之後，他們導致了這些物體被強加在自然環境中的洪流。愛因斯坦宣稱一切都是相對的，只是相信變化。他們認為這一聲明是民主的，並將其轉化為對除他們以外的任何價值觀的危險否定。

建築師們用他們強有力的承諾成功地改變了歐洲藝術的面貌。自從哥德式時代以來，歐洲從未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創造性運動。北方藝術家再次席卷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築、繪畫、雕塑、哲學、文學、詩歌、音樂、戲劇、芭蕾。新的視野和創造的偉大是短暫的。持續了十年。然後一場新的雷鳴般的反對運動降臨到歐洲。它也以社會為導向，但它旨在恢復休眠的保守勢力，並在第一次機會，它打擊。首先是義大利的墨索里尼，他抨擊了"現代頹廢的" "骯髒"，呼籲義大利民族精神的崇高。接著是希特勒、霍爾塔、佛朗哥、薩拉查和約瑟夫·史達



## CIAM：萌芽、發展和衰落

現代運動當然沒有希區柯克現在認為的那樣寬容；它決心把自己強加於人。它的形式多種多樣並不重要。英法大教堂明顯不同，但精神是一樣的。現代建築也是如此。它是多麼刻板、教條和普遍

被 CIAM 戰後的歷史所證明。現代著名建築師設計的單個物體的歷史並不重要，因為它們對環境的影響有限。到目前為止，更有趣的是城市規劃的歷史，因為這一特殊方面促成了當前對現代運動的祛魅和排斥。

1928年，在瑞士薩拉茲的曼德羅夫人的城堡裡，一個國際建築師組織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這一群體同樣關注如何調整現代建築，使之適應兩次戰爭之間歐洲在大規模社會建設領域所面臨的特殊綱領性任務。會議決定設立一個討論現代問題的國際論壇，提出一系列概念性決議，以應對新的形勢。因此，著名的 CIAM，或國際現代建築大會，被提出和組織。第一屆國會討論了幾個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問題逐漸成為現代運動的主要利益。指出了現代建築必須面對的新的社會經濟現實；提出了解決建築教育問題，並提出了取消歐洲貧瘠落後學校的建築培訓，以解決技術和標準化問題。在這方面得出的結論表明，目前對建築師的培訓是基於過時的、以手工藝為導向的方法，而現代工業早已進入另一個階段。建築必須適應新的技術方法，否則它將作為一個有用和受人尊敬的職業而消亡。國會堅持了早期現代運動建築師最初的反學術態度，並表達了清除精英主義、浪漫主義和折衷主義傾向的願望，而這些傾向是那些脫離生活的院士們一直犯下的。

根據其社會承諾，國會還決定，現代建築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城市化，與社會重建的大量任務相一致。會議提出了三項基本任務：群眾建房、工作場所建設和娛樂場所建設。因此，現代運動的工作、生活和休息的神聖三角被創造出來。為了在這三個領域之間建立切實的關係，大會建議今後的大會應研究分區、流通和立法問題。

會議還決定，現代建築師有責任向公眾通報新的任務和可能的方法，以消除當前學術界對公眾的折衷影響。第一次 CIAM 可以說是一個有組織的反學術運動，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它試圖關注建築師行業面臨的新問題時，它開始了後來被認為是現代建築的"學術階段"。它決定對抗它認為的意識形態，與另一種意識形態無效，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國會是在一個非常時期召開的。這是一個現代運動尚未具體化的時代，但它的政治衰落已經在蘇聯開始，在蘇聯，所謂的社會現實主義政府的創造給它的哲學帶來了致命危險的最初跡象。但目前，CIAM I 的參與者還沒有意識到歐洲大部分地區政治現實的突然變化。於是他們開始了接下來的兩次大會，一次是 1929 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集中討論低收入住房問題的大會，另一次是布魯塞爾的第三次大會，與會者在會上對土地組織作出了回應。前三次代表大會仍然是務實的、有活力的、新鮮的，沒有任何教條主義。

第四屆大會的召開環境與北歐工業發達、問題重重的環境截然不同。1932年，在希臘古典主義文明的光輝面前，它在雅典相遇。這次大會的目的是制定一系列規則，根據這些規則對城市進行規劃或重新規劃。大會的主題是"功能性城市"。八年後，在德國佔領巴黎期間，一位匿名作家的作品以《雅典娜憲章》為題出版，會議的審議成果和結論在巴黎公之於眾。由於害怕德國和維希政府的反應，作者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他就是柯比意本人。這次的第四屆國會由一個人主導，結果成了他自己思想的工作室。自《憲章》出版之日起，歐洲的城市規劃理論大多成為柯比意自己的理論。



在這份檔中，柯比意合理化了居住、休閒和工作之間的關係。所涉及的原則包括：城市必須根據其區域特點來考慮；社會生活是基於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二元衝突；城市的歷史和未來規劃是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環境的結果；工業化產生的混亂現代城市的無序化，以個體化的交通方式為最好的例證；在城市的歷史中心區，密度過高；城市沒有足夠的綠化，造成了衛生的缺乏，特別是在窮人中；大多數城市居住集中在工業附近，因此造成了嚴重的有害污染；傳統的居住區沿街而居，因此受到噪音和污染的影響；學校與居住區沒有關係；郊區在沒有任何管制計畫的情況下自發發展。綜上所述，出於健康的考慮，有必要要求現代居住區佔據城市內地形最好的地區，現代分區以衛生為目的，實施合理的密度，按照最佳方向設計和建造居住區，並沿著應禁止街道邊緣，應按照現代技術手段建造住宅，並應建造高高的住宅，以釋放最大的地形，提供最大的開放空間和綠地。開放區應包含所有社會設施，如學校、日托中心、文化機構以及體育和娛樂機構。

就居住與工作的關係而言，法律規定：工作場所與生活場所之間的距離應減少到最低限度。工業區和居住區應當用綠化帶隔開。工業區應當靠近河流、鐵路、公路等自然交通工具。這同樣適用於行政中心，如果他們之間有良好的公共交通，行政中心將與居住區隔離。所有的城市交通都應根據交通量和交通特徵進行分類。所有的交叉口都應該設計成多個級別，以避免碰撞和擁擠，行人通道應該與其他交通分開。綠化是區分大強度交通和低強度交通的最佳方式。

拉查特還建議通過建立被綠化帶包圍的歷史中心或保護具有文化價值的單個建築來保護歷史遺產。但是，禁止在新建築中使用任何歷史樣式，即使其目的是將新舊建築聯繫起來。過去和現在的區別應該嚴格執行。沒有虛假的外表，沒有虛假的偽裝，沒有複製或模仿。

從政治意義上講，拉查特指出了 20 世紀初歐洲城市混亂狀態的原因，這種混亂狀態是資本主義自私和利己主義造成的，必須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加以制止。《憲章》承認私有財產的有限權利，因此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宣言。這是雅典第四屆 CIAM 大會的結論，這就是現代運動城市化理論。柯比意早些時候用他的引用半徑來說明這一點。現在，它仍然需要為實際實施制定一些標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一次大會於 1937 年在巴黎舉行，集中討論公共住房的設計和標準問題，特別是與住宅形式有關的問題，雅典認為住宅是整個城市進程的核心。因此，在摧毀了歷史規劃的基礎之後，現代運動產生了自己的教條和學術，並將其儘快嚴格地加以落實。不幸的是，戰爭來了，進一步的工作和研究暫時停止了。

戰爭於 1945 年 5 月結束，西歐和東歐成為一片廢墟。重建的任務是艱巨的。在緊急情況下，沒有時間專注於新的規劃和建築理論；權宜之計是必不可少的。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失敗，任何追求其古典主義方法的想法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東歐，社會現實主義才成為重建和擴大遭受破壞的城市的堅定工具。因此，在西方，現代運動最終成為一股有組織的勝利力量。《雅典憲章》成為歐洲規劃的官方教科書，同時也顯示出它的長處和短處。

事實上，正是柯比意構思現代規劃的宏偉藍圖，吸引了那些負責重建計畫的人。柯比意的系統允許大規模的技術手段的應用，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住宅產業化成為現代城市主義最具特色的表現形式。就為數百萬人提供住房的需要而言，"功能性城市"表現良好。它在為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方面也表現良好。毫無疑問，儘管今天對《雅典憲章》的批評聲不絕於耳，但它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是對現有住房狀況的合乎邏輯的回應：

"功能性城市"的概念最好地體現在城市化的法國大型建築群中。它們象徵著舊城功能衛星的地位，宿舍社區依附於現有的舊城中心。這些社區的規劃者反映了 CIAM 對健康生活、交通隔離以及方便上學、購物或體育設施的所有關注。法國大合奏是 c/td radieuse 應用於現實的演變的好例子。他們實際上是英國的花園城市建得很高。《雅典娜憲章》和《法國孫子合奏曲》作為其邏輯表達，成為大多數歐洲住宅區建造的一種藍圖。

今天，這種規劃和建設形式受到了嚴厲的批評，標誌著現代運動在概念上的失敗。CIAM 對笛卡爾理性主義和技術標準化的強調在歐洲建築環境中產生了致命的一致性和單調性。儘管《雅典娜憲章》的第一個假設是，城市規劃應該是一個地區事務，允許並鼓勵地區差異，但其建議的簡化將建築語言簡化為基本上相同的表達形式。這種國際風格現在真正被強加和強制執行，從而導致了無休止的相同。

此外，儘管他們創造了更好的生活條件，這些發展開始在社會上受到影響。現代運動的創始人希望摧毀核心或中心，以產生"民主的"，靈活的，反等級的建築系統。他們設計了一種無街道的城市形式，有助於幾乎完全消除社會交往。隨著這幅《雅典娜憲章》的出現，它象徵著反社會的規劃和建築。

戰後，在隨後的兩屆 CIAM 大會(均在英國舉行)上，La Charte d'Athenes 的建議繼續得到執行。1947 年在布裡奇沃特舉行的大會是建築師們的聚會，他們創造了現代的規劃風格。這次大會重申了《雅典娜憲章》的有效性，歷史學家西格弗裡德·吉迪翁(Sigfried Gideon)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建築的十年》的論文，進一步促進了現代建築的學術性。在霍德森，第八屆 CIAM 會議包括對在應用已經成了一個常規的計畫。但在這次國會期間，大麻煩開始了。討論的主題是城市核心，這反映出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無法繞過這一問題，現代建築年輕階段對核心的破壞實際上未能解決這一問題，迫切需要解決這一問題。從政治上講，這個話題是極其危險的(出於我們之前所描述的原因)，而且大多數與會者都無法處理這個問題。人們意識到，在歷史上一直是建築師活動本質的核心，現在卻突然讓現代建築師在試圖定義和解決它的過程中跌跌撞撞，這是驚人的。很明顯，現代建築只能在沒有核心的情況下運作，但如果核心要復活，整個規劃方法就必須改變甚至消失。CIAM 的參與者既不準備也不願意承認失敗；他們故意含糊其辭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由何塞·塞特和歐尼斯特·羅傑斯出版的《CIAM 8：城市的心臟》一書很好地說明了討論的薄弱程度和結論的平庸程度。儘管討論了很多，但城市核心區的問題仍處於真空狀態，無法解決如何將其重新納入規劃的問題。

對柯比意來說，整個問題令人深感不安。在為農奴書《核心是藝術的匯合地》寫的一章中，他表達了自己的不安：

在這本書的其中一章中，CIAM 總裁給我的標題非常適合我："核心作為藝術的聚會場所"。但是最初的副標題"核心的造型藝術的關係"似乎並不在同一水準上。我寧願把標題和副標題結合在一個標題下，"核心被認為是表達生命的地方。"唉，我的命運似乎總是

"流浪騎士"，唐吉訶德與學術界的鬥爭。本能地，我反對一種鼓勵、命令、為.....服務的藝術。由教會組織的，由權力組織的，作為宣傳手段的...創造性的宿命靈感只來自生活本身。自發地...。此刻的靈感，被那些"肚子和腦袋都很飽"的人抓住了，給了他們生命，如果他們"不得不堅持下去"，他們就會爆發。自發性意味著爆發，而不是仔細記錄。從存在的深處爆發--這就是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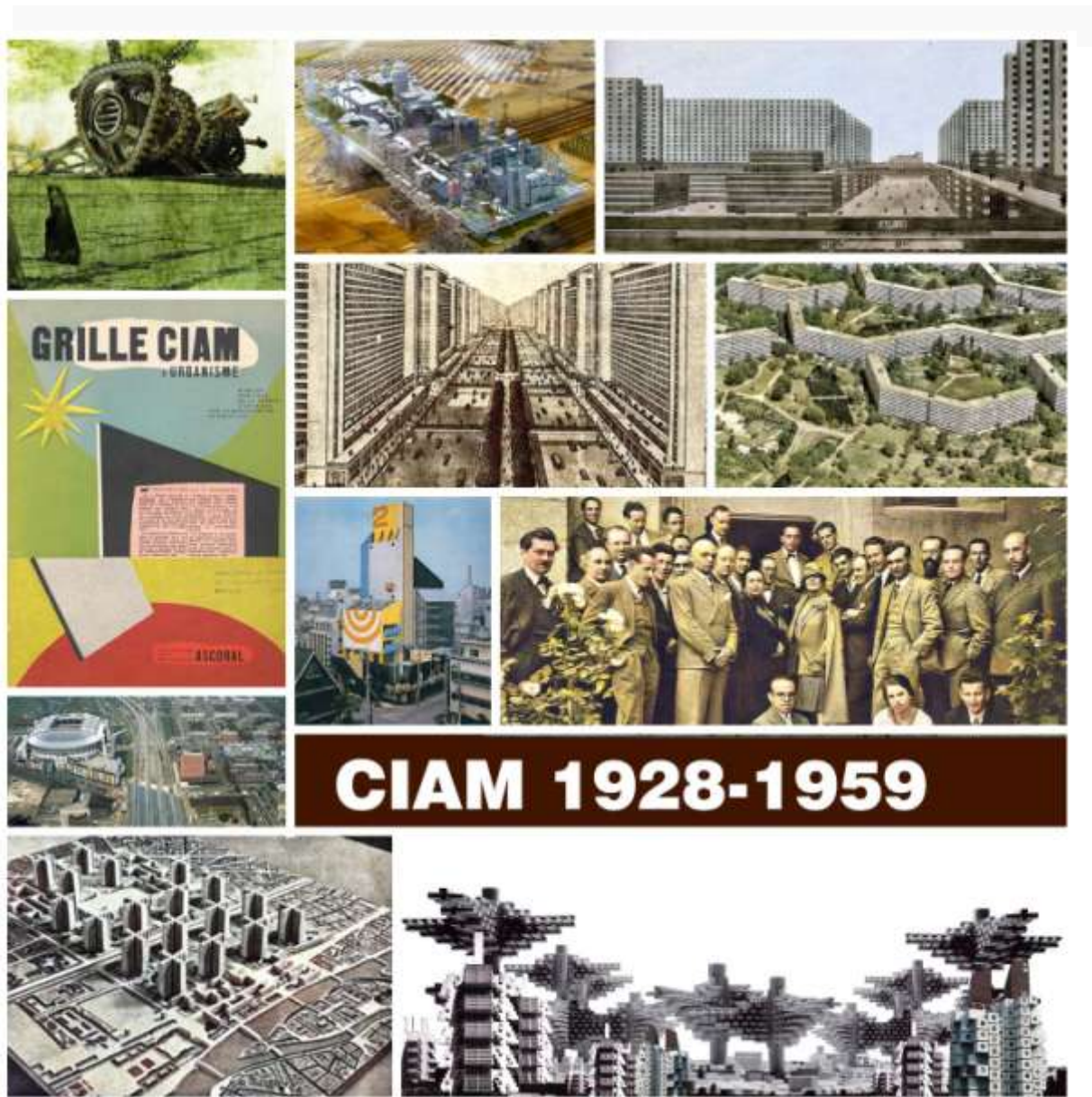


圖 14-2 CIAM 提出的新都市規劃構想

### 現代建築運動背後的準則

柯比意認為，回到核心的討論是令人不安的，因為它向他建議回到廣場建築，然後不可避免地回到正式規劃的組合考慮。他再次試圖用他自己關於一個動態的、自發的聚會場所的概念來反對“沉穩的、等級分明的核心”的概念。在章末，他寫了關於錢迪加爾的計畫，他實際上是在這個計畫上工作的。在這個計畫中，他試圖證明活動核心的理論，一個功能空間，周圍有許多不同的結構。他把這個充滿活力的核心看作是他被證實的“魔盒”的重複，它可以充滿任何能夠產生“奇跡”的功能活動，“魔盒”的內部是空的，但它的空性邀請了富有想像力的精神來填充它。生活不需要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師那樣搭建一個舞臺，凍結生活。核心不應該是一個沉穩的廣場，一個巴洛克的焦點，一個古典主義的儀式廣場。這些形式不民主，不適合現代精神。核心應該是一個非正式的，神奇的鬆散空間，在其中可以發揮康普戴爾阿爾特每天。柯比意從未改變他的態度，儘管正如我們所強調的，他後來幾乎重新創造了一些歷史形式。



喬希·塞特·那個。CIAM 的總裁，沒有他的導師柯比意那麼不安。他甚至不相信有什麼問題。對他來說，核心是對特定條件的普通擴展。沒有必要用任何特別的方式來表達它。但瑞士建築師艾爾弗雷德羅斯(Alfred Roth)等其他與會者不同意這種說法。羅斯談到音樂的核心。核心應該是一個形式化的永久的地方，在那裡生命交響樂會找到它永恆的表達。它應該是實現生命的最高表達，思想和欲望的崇高的地方。核心是建築的唯一綜合，現代建築的任務應該是修復。義大利人歐內斯托·羅傑斯(Ernesto Rogers)也表達了這些擔憂，談到了義大利永恆藝術的概念。核心是結局。羅斯和羅傑斯都論述了歷史傳統和歷史情感的問題，並指出核心力量的問題最終導致了現代運動的解體，正如同一個問題使現代運動戰勝了歷史決定論一樣。

歷史學家西格弗裡德·吉迪翁(Sigfried Gideon)試圖通過指出"Core 核心"的英語含義來總結這場分裂、猶豫不決和半心半意的討論。他宣佈，《牛津英語詞典》將其定義為"中心最深處，所有人的心臟"。因此，這次 CIAM 會議的英語部分將核心定義為"使一個社區成為一個社區而不僅僅是個人集合的元素"。對吉迪翁本人來說，城市的核心是促進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但是，他用英語的意思來解釋這個詞的事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並且證明了現代反歷史主義和反古典主義在這次會議上仍然很強，因為大多數成員似乎拒絕這個詞的義大利語意思。從而打開了現代運動統一性的第一道裂痕。

1953 年在普羅旺斯艾克斯舉行的下一次會議進一步強調了國際風格的瓦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雅典憲章》，儘管事實證明，這次會議是為了紀念柯比意而舉行的一種慶祝活動。主題是研究人類居住的性質。

## X-團隊

CIAM 在南斯拉夫杜布羅夫尼克的大會上達到了它的臨界點。再次研究了人類居住的問題，這一次出現了一群反叛的年輕土耳其人，他們反對現代建築的原則。在這次聚會之後，CIAM 和現代建築都成了廢墟。青年團體攻擊中國科學院的原因與現代運動攻擊過去的原因相同：因為該運動希望強加嚴格的原則和標準，從而建立一個新的學院。在某種程度上，這群人攻擊了那些由於擁有天才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建築業的人。他們是對現代建築"英雄"的攻擊，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那樣。

這個持不同政見的團體包括一些來自歐洲各國的建築師，他們都對 CIAM 思維的僵化感到失望，並呼籲回歸個人主義。X-團隊由此成立，其中荷蘭的 J.B.Bakema 和 A.van Eyck、法國的 G.Candilis、英國的 P.Smithson、義大利的 C.de Carlo 和美國的 S.Woods 是最著名的人物。團隊 x 初級讀本 alison smithson 的一篇文章收集了這個團隊的關注點和目標。為了說明這個群體中存在的不同意見，我們在這裡引用了這項工作中的一些引文。

J.B.Bakema 在 1961 年的 Carre Bleu 中寫道：

建築師的角色與過去社會中的相同。建築和城鎮規劃只是人類行為的空間表現。隨著生活的發展，表達方式的詞彙也越來越豐富，建築師的目標是將個人自由與整體環境融為一體。新社會將使個人能夠表達他對整個生活的個人看法。我們的任務是將對整個空間的恐懼轉變為對這個空間的尊重和信心。…這就形成了一種精神，一個人可以服從於專家、技術人員。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精神，建築師才能協調和整合。我們必須開始戰鬥，這樣建築才能被認為是社會的基本功能。創建或例行程式。生活方式或



美學。自由或獨裁。同時性或層次性。整合或混亂。城市規劃或管理。結構或裝飾。建築或功能主義的功能。

Shadrah Woods 聲明如下：

在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出現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棲息地是細胞(房屋)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此後的幾年裡，它已經成為一個從單元(住宅)到大規模住宅的算術過程，而環境則是單元規劃的副產品。如何處理這種數量的電池的問題幾乎總是通過一種或多或少新穎、或多或少巧妙的塑膠排列來解決。從斯德哥爾摩到阿爾及爾，從莫斯科到倫敦，這些單元以一種"無休止的幾何排列變化"堆疊、錯開或展開，以命名一系列視覺上完全相同的住房方案。結果是荒涼。

沒有什麼比另一個平面體量更像平面體量了。一個縱橫字謎世界正在歐洲的每一個大城市湧現。這個規劃過程，從一個單元到一個單元再到一個單元再到一個平面，只會產生建築的象徵意義。為了證明塔樓、石板和長的或錯開的步行道的使用和佈置的合理性，通常是基於某種象徵；塔樓作為方案、大門或中心等結構的象徵。純粹無端的美學理由很少被公開，而且這種規劃的經濟基礎在表面上是如此虛假。或者，國防預算，只有公務員的思維完全分離才能接受。因此，就像建築師過去把生活的所有表達隱藏在新古典主義的立面後面一樣，現在他們也被簡化為將塑膠藝術和管道藝術結合起來，以尋求自我表達。從一個附加系統開始的住房計畫總是以形式主義結束。在我們的流動文明中，作為住宅或公寓的塑膠或美學佈局的平面彌撒不起作用。通過它的非常敏感，它趨向於一個固定的，靜止的形式一個基於當代美學的最佳形式。平面品質的概念是靜態的，其形式是封閉的。它是一種預定的、凝固的形式，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無法改變。生境問題是細胞加活動的問題，由於計畫品質只與細胞有關，而與環境或活動無關，所以計畫品質只能解決一半。它只給了棲息地一個維度。今天，面對經濟(從生產到消費為目標)和道德(從內部道德規範到社會相互關係)的深刻變革，我們越來越關注，我們稱之為流動，以便不使用更精確的術語。[伍茲，1968年]

X-團隊的另一名隊員，義大利人詹卡洛，也許是所有成員中政治參與度最高的。在1972年的荷蘭雜誌論壇上，他在一篇名為"使建築合法化"的文章中發表了以下觀點：

在所有的時代，無論他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建築師都受制於當權者的"理性"。由於統治權是唯一能夠提供金錢、材料、土地和權力的力量，建築師根據定義必須認同這種權力，並將自己轉變為可操作的延伸。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建築師的角色也被預先定義，而資產階級社會通常以專業化和條塊化為特徵。只要建築師不擔心自己活動中的道德問題，他們就可以進行操作。

因此，隨著中產階級專業化的興起，建築被推向了專業化的領域，在專業化的領域中，只有"如何"的問題與"為什麼"的問題相關，而這些問題被認為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

現代運動產生了許多思想，產生了許多英雄，但這一切都必須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而這正是由對現代運動及其英雄的宣傳所建構的。問題在於現代運動只是設法用現代藝術取代了學術藝術。但在這裡，它停止了，因為它從來沒有(除了一些例外)站在人

民的一邊——"所有使用建築的人"。在絕大多數現代運動的建築師佔據了精英的位置。盧斯或柯比意的作品，儘管其巨大的重要性，只代表了在當代人類環境的巨大的未解決問題山的一個微小的解決方案。現代英雄的精英主義態度掩蓋了他們真正的無憂無慮的態度。最後，儘管他們聲稱中立，但他們為那些涉及特殊利益的人工作。例如，1929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蛤蚧大會就"最低住房"問題進行了討論。

法蘭克福國會的建築師們提出了一系列絕妙的解決方案，他們相互競爭，看看誰能削減最多，加上每人的平方米和立方米，在對基本生理行為進行抽象計算時可能忽略的一切。這樣，他們就在"如何"的問題上下功夫，玩弄於當權者手中，而忽略了"為什麼"的問題；他們忽略了文化承諾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住房應該盡可能便宜而不是好？在1951年的霍德森大會上，建築師們決定重建市中心，他們在現代建築理論中自願譴責了這一點。他們猶豫不決地談了核心的必要性。但他們又遲到了，因為這種打著管理中心、商業中心、娛樂中心或簡單的歷史中心的標籤的想法，已經被商業和官僚機構所確立。他們遵循自己的利益，建築師們也有義務。

"建築太重要了，不能留給建築師。然而，世界永遠離不開建築。"為了改變這一職業，必須消除建設者和使用者之間的所有障礙：建築和使用必須成為同一規劃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部分。"建築不能孤立地看"，通過無人居住、剪接甚至戲法拍照的技術。建築必須有明確的意識形態立場。必須用嚴格的科學程式來確定使用者的需求，以取代品味和靈感。為用戶規劃和為用戶規劃之間應該有區別。只有與用戶一起規劃，才能保證建築的永久靈活性和開放性。這是民主態度的表現。參與將建築規劃從迄今為止的獨裁行為轉變為一個過程。現代運動試圖通過象徵性地運用普遍主義者的概念來發現使用者。現在有必要對不同的、具體的區域需要進行這種分析。這意味著放棄普遍主義的方法，推進區域思維。因此，要實現現代生活所要求的成長性和靈活性，就必須有一種新的建築理念。這個新的概念只有通過對那些被稱為"無序"的創造性參與現象的更仔細的探索才能形成。阿爾多·范艾克是X團隊中最有詩意傾向的成員。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他是該團隊中最偉大的形式主義者，儘管他本人認為他的作品是功能性的。有人說他的設計是一種詩意的功能主義；也有人說他只是一個人文主義者。無論哪種定義是正確的，范艾克的論點聽起來都與他在團隊中的同事不同。以下是其中一些：

建築師能否滿足社會的多元需求？…他們能不能用現在白話文的流失來代替現在的白話文的流失，繼續建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一個適合許多人居住的地方。…在過去，白話文總是能夠應付多元化。…人們以何種方式參與在一個構想的整體框架內塑造自己的周圍環境？…你看，當一個人說"城市"的時候，他指的是其中的"人"，而不僅僅是"人口"。…這是當今建築師都市人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如果社會沒有形式，建築師怎麼能製造出反模式呢？…建築師一直關注單體建築或單體建築的綜合體。…我認為他今天的任務有一個矛盾之處。…。你應該努力完成的是建立意義。所以，接近它的意義並建立它。…只有想像力才能發現什麼是基本的什麼不是。架構所關注的(應該關注的)價值觀是基本價值觀，因此是基本價值觀。…我把地方、房子和

城市都說成是一堆一堆的地方。作為人類的家園。…我已經把建造的藝術品和它所遮蔽的東西(一些建築進入的建築)聯繫起來了，並且，這樣做之後，把空間僅僅定義為對它的欣賞，從而排除了所有在學術上歸屬於它的凍結財產，同時也包括了不應該被排除的東西：欣賞它的人。…考慮到這一點，我現在認為主要從空間和可視性的角度構思的建築是抽象的和任意的，只有在物理上可以接近，因此是封閉的。…根據記憶和預期的意義，地方獲得了時間意義和偶然的空間意義。…因此，空間和時間，作為地點和場合，在人的形象中相互確定，顯得更加人性化。…"大房子小城市"的說法(說房子是小城市，城市是大房子的說法)模稜兩可，意味深長。事實上，它的模稜兩可是一種我想看到的被移植到建築中的東西。此外，它還指向一種特定的清晰度，無論是房子還是城市都離不開這種清晰度，一種永不完全放棄其全部意義的清晰度。…稱之為迷宮般的清晰，這種清晰(顯著模糊的盟友)軟化了時間和空間的邊緣，超越了可見性(允許空間彼此進入，並允許場合在心靈內部相遇)。…它是萬花筒。正確的懸念，正確的驚喜，正確的安全。還有，還有，多意義的空間。…建築只需要幫助人類回家！…再次，我們只需看看其中一個新城鎮或最近的住房開發，就可以認識到這種精神在多大程度上被隱藏了。建築師這次沒有留下裂縫和裂縫。他們驅逐了所有的地方感，因為他們害怕錯誤的場合，未經深思熟慮的事件，自發的行為，未經安排的歡樂或暴力，不可預知的危險在角落裡。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做成了一個平面，這樣就沒有微生物可以存活了。市政吸塵器把一棟建築變成了一個由漂亮的表面組成的附加序列，兩邊都是空蕩蕩的。…(我發現很難為我在美國看到的那些人找到詞彙)。…今天的城市顯示出驚人的有限的活動範圍。他們的節奏既單調又激烈。…一個城市，如果它真的是一個城市，它有一個非常複雜的節奏，基於多種運動，人，機械和自然。"第一種是矛盾的壓制，第二種是專制的強調，第三種是表達不充分！…不管有沒有輪子，人本質上是個行人。…無論他是真的想成為，還是會再次成為或不再想成為。相當武斷。…他是！…"側身"走路真的很有意思！…一個俯瞰孩子的城市是一個貧窮的地方。…它的運動將是不完整和壓迫性的。…。除非城市重新發現孩子，否則孩子無法重新發現城市。…建築可以幫助人類回家。…因為我喜歡把建築和它能對人類產生影響的東西聯繫起來，所以我喜歡把它看作是永久返鄉的一種構造的反形式。…當我把房子或城市說成一堆地方時，我暗示你不能離開一個真正的地方，如果它是一個真正的"群"，你就不能不進入另一個地方。…離開必須意味著進入。…空間是對它的欣賞。…離開"家"和去"家"都是困難的事情。…建築的奇妙之處在於它是一門藝術。…建築師的可怕之處在於他們並不總是藝術家。：。更糟的是，他們是半藝術家(微小的全能者！)這是他們最不應該舒舒服服地投入到超棒的事情中去的。…但建築既不是半藝術，也不是超藝術，它是一門藝術，簡單地說，它不是任何人的萬能工具，這本身就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近半個世紀以來，建築師們一直在篡改藝術的原理，把它塞進半科學的外衣裡，哦，半科學不適用！…我指的是技術和那種固守技術傾斜進步、機械思維薄弱、卑躬屈膝的自然主義、感情用事的社會思維、防腐劑的垃圾。…與其他藝術相比，與科學相比，建築學，尤其是城市主義，表現得很差。…建築是一種行為，我們不會把它扭曲成其他的東西，因為我們無法實現它，也就是說，我們不會重新定義它，使它與缺乏創造性的潛力完美地結合起來。…。現代建築，我說這裡(經常)有一



個誠實的光環不誠實。…現在是時候從城市的角度來構想建築和城市的建築，即通過多元來達到單一，反之亦然。…城市應該再次成為社會個體和集體城市現實的反面。…正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與這個現實的聯繫，而這個現實是我們無法與它的反形式相抗衡的形式。…儘管如此，承認房屋和城市的建築和城市主義的同一性比繼續定義它們的任意差異要好得多，因為這將使我們無處到達今天的新城市。

X 小組在觀點上有很大的不同。它被其成員描述為一個友好的建築師協會，他們互相尋求，以面對和討論他們對建築問題的個人看法，並對當前建築任務的組成達成某種理解。成員們強調"對他們設計的建築的絕對個人責任過於理論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烏托邦。

在建築性能方面，這個小組參差不齊。阿爾多·范艾克(Aldo van Eyck)的作品相對較少，但他的作品在個性和敏感度上都高於其他作品。事實上，X-團隊的初級隊員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他非常感人，對自己的建築理念深信不疑，創作了四座品質卓越的建築：阿姆斯特丹的孤兒院、海牙的教堂、阿恩海姆的藝術館(自拆除以來)和阿姆斯特丹最近建成的未婚母親招待所。他最早的項目，孤兒院，也許是"房子是城市，城市是房子"理論中最值得注意的例子。作為一個基於簡單網格計畫的靈活展館系統，它的任務是提供最大的多樣性、親密性和可變性，同時又不失構思良好的結構框架的邏輯性和重複性。這座美麗的建築群屬於一系列巨型建築群(范艾克不相信這個詞)，其中威尼斯的柯比意醫院和路易-康的特倫頓猶太中心是最著名的早期例子。范艾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能夠給一個巨型建築一種其他人(如坎迪利斯、喬西和伍茲)所無法做到的非常精細的建築表現。范艾克後來的三個項目--海牙的教堂、阿恩海姆的藝術館和阿姆斯特丹的未婚母親旅社--反映了一種日益增長的藝術風格，儘管它們仍然牢牢紮根於孤兒院可見的原則。但范艾克對他們使用的正式語言更具表現主義色彩，更豐富多彩，因為旅館的細節和顏色千差萬別。在這裡，范艾克差點陷入反功能主義，試圖解決雨果·哈林曾經珍視的困境。很難想像，在不破壞其概念統一性的情況下，任何物理變化如何在這個結構中發生。這座建築真的是"藝術"的，真的是"建築"的，儘管它表面上看起來"雜亂無章"，人性化的柔軟。

Candilis、Josie 和 Woods 協會的建築產量巨大，主要與大規模城市化發展有關。除了柏林的自由大學外，該組織最著名的專案是圖盧茲的衛星擴建專案，即圖盧茲-拉米拉爾項目，乍得的拉米堡專案，以及法國的許多住房計畫。所有的設計都是基於對網格的操作，旨在在其結構中創造多樣性、規模和自發性，而不失標準化。這個群體所追求的形象是一種合理的地中海方言。但是，儘管坎迪利斯、喬西和伍茲有著顯著的操縱結構的能力，但他們的作品並沒有發展出任何有趣的建築特徵；他們的作品最終還是像現代城市主義運動一樣毫無成果，而這場運動正是針對現代城市主義的。

荷蘭的 Jaap Bakema 的建築也是如此，他的作品同樣巨大，但同樣毫無特色。彼得·史密斯森和范·艾克一樣，很少生產建築，但通常品質很高。他在倫敦的黃金巷專案和他的經濟學家大樓，都是他工作的最好例證。

另外兩個鬆散相關的 X-團隊成員，拉爾夫厄斯金，一個英國人在瑞典練習，和完成建築師雷莫·皮埃蒂拉，可以被認為是最美麗的專案與該隊有關。他們很少發表言論，然而厄斯金在紐卡斯爾泰恩河畔著名的比克牆和坦佩雷的皮埃提拉教堂以及奧塔涅米的學生會都是開明和天才的個人主義所能做到的極好例證。

1956 年 CIAM 在杜布羅夫尼克的最後一次大會之後，X-團隊在十年裡享有當之無愧的聲望。成員們每年開會討論各種各樣的建築問題。該組織的反教條主義立場吸引了許多厭倦了



CIAM 教條主義不育症的建築師，然而 X 團隊的失敗在於它仍然對 CIAM 的主要目標做出了深入的承諾。儘管如此，該組織還是說明修改了這些目標。X-團隊必須被視為現代運動理想的自覺延續者，因為它的語言實際上是"折衷的現代"，它未能更有力地解決城市主義和建築中現代核心和等級制度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核心、層次結構和組成仍然是團隊成員需要避免的話題。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憧憬比現代運動更為豐富--簡單地說是居住、工作和休閒場所的積累，但它在那裡止步不前。該組織並沒有超越"房子就是城市"的口號，該口號譴責城市主義，認為它仍然是無止境的軟弱和象徵性的不分等級的。團隊建築師主要解決居住問題，為了豐富其表達方式，試圖賦予其更多的鄉土特徵。對阿爾多·范艾克來說，白話功能主義問題成為一個基本的爭論焦點。因此，該團隊追隨現代運動對城市等級結構的徹底拒絕，沿著政治民主的路線進行爭論。

對"房子就是城市"的新強調，促使人們在居住和城市設計領域重新努力，以產生新的方案，在不喪失技術清晰度和一致性的情況下，增加建築語言的豐富性。在六十年代，這一地區有許多建築主張。這些年是"城市大結構"的年代，旨在將人們從激進主義的、甚至過度個人主義的 X 團隊計畫的僵化的體系中解放出來。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巨型結構只提供所謂的支援，也就是說，只是一個結構框架，邀請居民隨意遷就自己。因此，靈活性和易變性是主要目標。建築創意是一個非常次要的問題。人們期望用這種方式創造出作者認為足以確保城市正常運轉的鄉土態度。

其他大型建築，特別是與大規模住房有關的建築，依靠先進和精密的工業技術創造出一種"膠囊化的生活方式"(又是未來生活的另一種表現)。與 X 團隊的城市研究相比，這股新浪潮進一步強調了現代反城市主義。街道更不重要，廣場也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方式，正面被認為是不重要的。新的設計只涉及功能主義的由內而外的過程，通過細胞加成過程來實現。沒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些努力。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停留在紙上，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相當未來的建築處理。但是這種方法有一些有趣的實現。例如，荷蘭的所謂結構主義者，赫爾曼·赫茨貝格是其中的一員，產生了一些有趣的結構。赫茨伯格在阿佩爾多恩著名的辦公大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蒙特利爾著名的 Le Habitat 是另一個由建築師 Moshe Safdie 設計的，日本代謝學家團隊的作品也可以被引用。這些專案的共同目標是利用現代技術重新創造白話文的自發性，也就是說，保證"發生"，試圖用現代手段營造白話文的氛圍。當然，像阿佩爾多恩(Apeldoorn)和勒哈比德(Le Habitat)的辦公樓這樣引人注目的項目，在當地自然地實現了如畫如畫的效果，但我們不能將它們視為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處理的例子，因為它們藐視任何一種持續的城市組織。它們使我們認為它們是更多的"物件"，由富有想像力的建築師的自由意志引入城市景觀，他們的目標是在不解決現代城市主義難題的情況下展示這些結構的實現。

在非居住性設計領域，在這一時期，建築師們探討了為公共建築創造富有想像力的形狀和形式的技術可能性的激動人心的問題。我們創造了一系列卓越的建築，其中包括英國建築師 James Stierling 的早期建築、著名的蓬皮杜鋼琴中心和巴黎的羅傑斯、John Portman、凱文·羅奇和 John Dinkeloo 在紐約的福特基金會總部以及大都會美術館的擴建。在同一個城市，巨大的拉伸結構由弗雷奧托在德國，最後購物商場，體育場館，和許多其他。在這樣的建築中，二十世紀的建築終於達到了聖埃利亞和早期建構主義者夢寐以求的現代主義的全部地位。許多有趣的建築被創造出來，儘管更好的城市化不是。不知怎的，由於缺乏更好的政治和經濟框架，後現代建築被譴責遵循早期現代運動的"物件設計"實踐。因此，從廣泛的角度來看，60 年代未能產生任何引人注目的新穎的城市主義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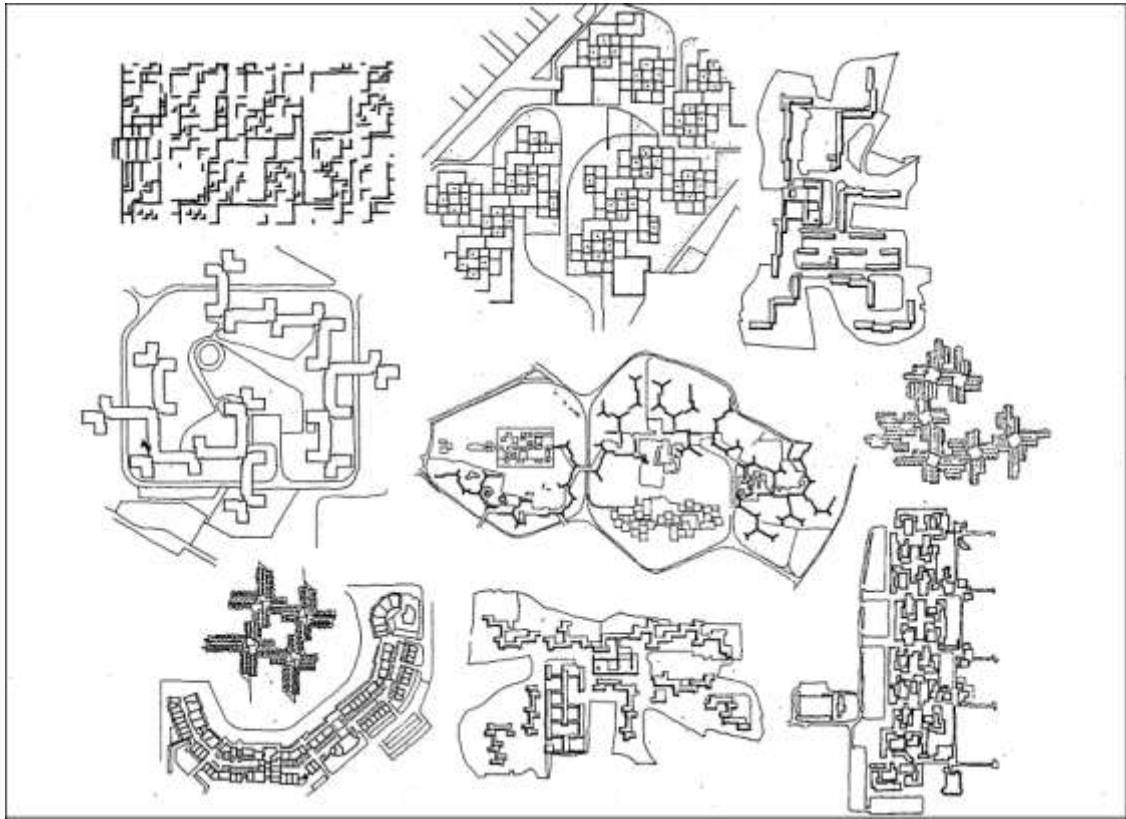


圖 14-3 Team X 提出的小型城鎮規劃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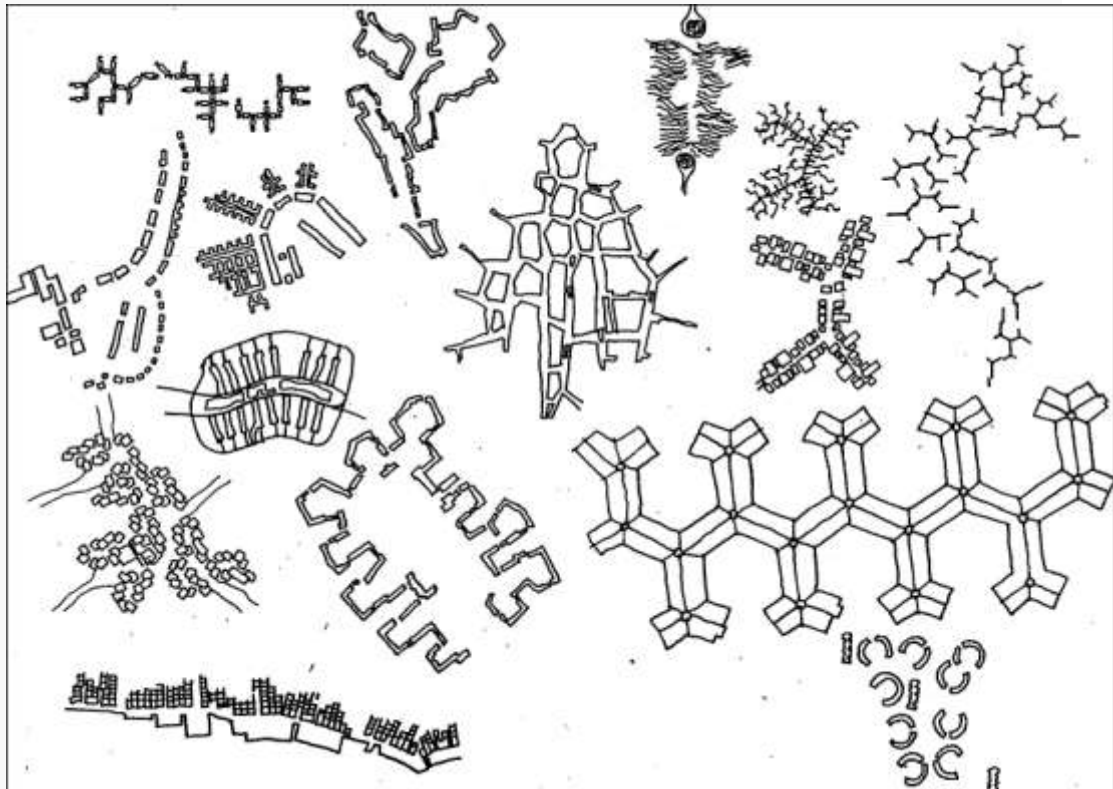


圖 14-4 類似 Team X 概念的規劃構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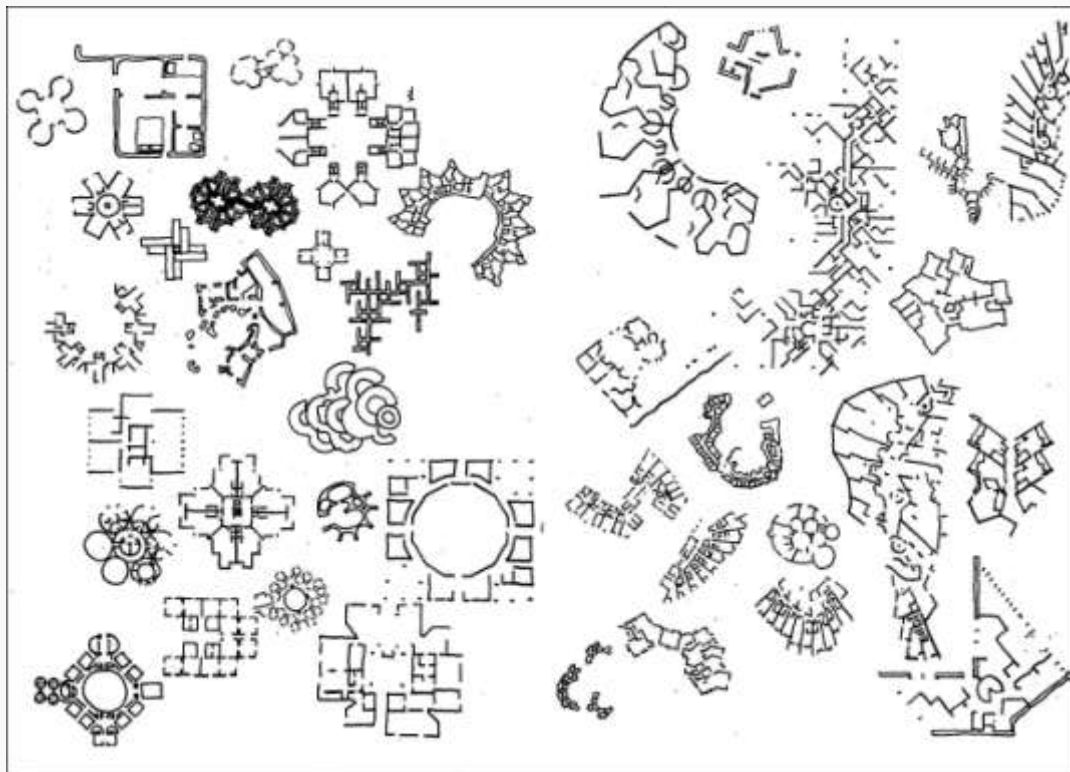


圖 14-5 浪漫主義傾向的規劃構想



圖 14-6 H. Hertzberger: 荷蘭 Apeldoorn 的辦公大樓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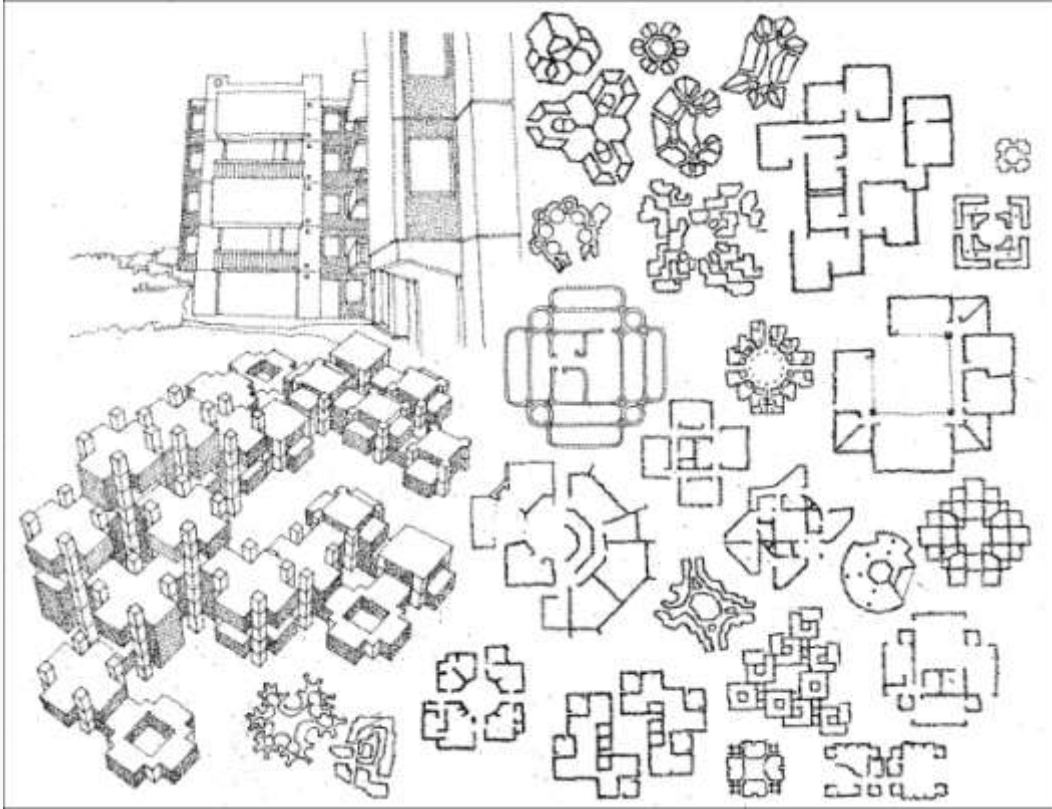


圖 14-7 Wojciech G. Lesnikowski 的法國辦公大樓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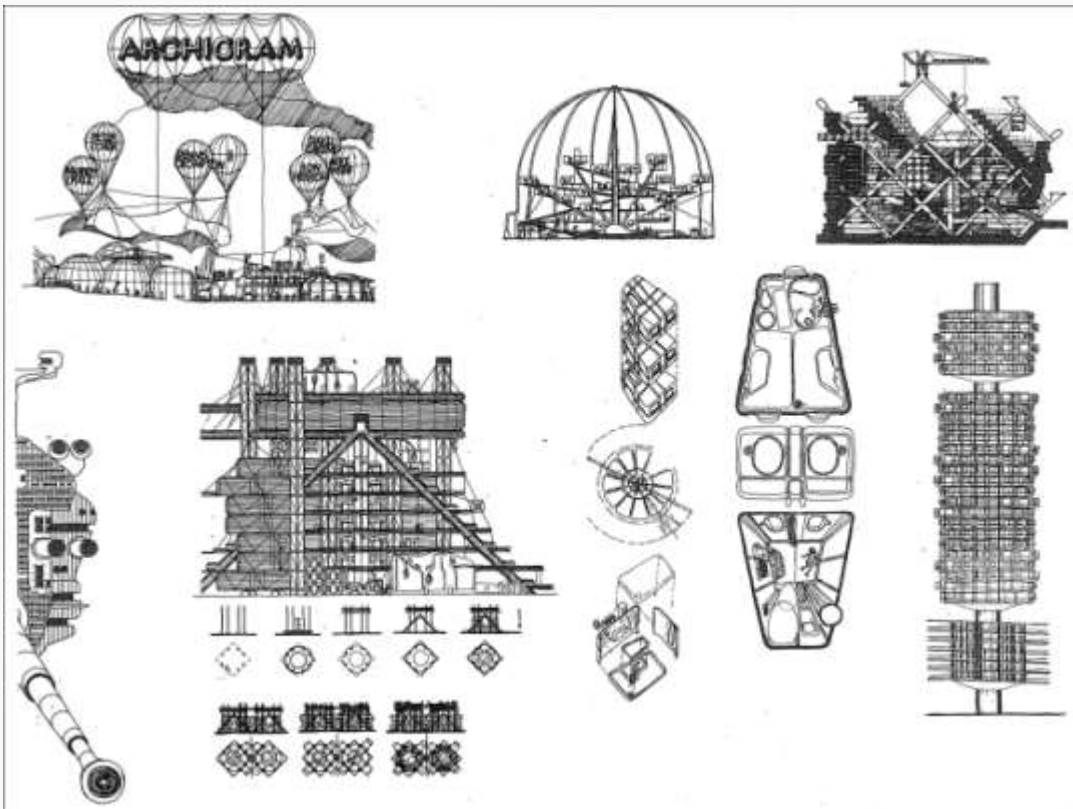


圖 14-8 熱衷機械主義的現代建築潮流





圖 14-9 Philip Johnson 菲利浦詹森的現代建築作品



圖 14-10 Team x 的現代建築與城市規畫作品